



水与土的缠绵

龚馨雅

沿梅溪桥畔栈道漫步，绿，只有绿，我的心里眼里满是绿。那绵长溪水的绿漫出了我的眼眸，幽深不见底，深沉含蓄。

随后，我们一脚迈进了官崎骏的漫画空间，人在景中游，画从心上出。溪滨栈道与文化街区融为一体，沿着步道行走，一步一景观。红墙，古榕，各式陶器摆件，高的、矮的、圆的、鼓的、瘦的，这些陶陶罐罐以不同姿态凹出不同的造型故事，吸引了一众游人眼球。陶的古朴，绿的本真，这样本色天然的美，令眼睛贪婪无比，心却沉落下来。

岭畔陶艺文化街区的微景观恰到好处融入了传统制陶工艺的工序流程：拉坯、上釉、晾晒、装窑。画中有故事，故事里有内蕴。陶瓷的“元神”是土。这里的“海土”，是千万年前绿色滋养过的硅酸泥土，黏性高，传热快，是制作陶器天然的原材料。

梅溪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带着灵魂的，它们经过能工巧匠泥塑拉坯，上釉着色，吸收了日月之精华，再熬过熊熊烈火的修炼，成了青色的碟、绿色的盏、酱色的盘、黑色的瓶、橙色的壶等。它们不仅装载米醋酱油茶，将琐琐碎碎的家用归整有序，沉淀生活的收藏积蓄，还能烧制成精巧纤薄的手工艺品，成为人们爱不释手的心头好。陶身上的游龙戏凤，花鸟虫鱼，无论是雕塑，还是彩绘，细致逼真，栩栩如生。你也只能叹为观止，那是怎样的玲珑七窍心，才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灵动，把这一叶一枝、一爪一鳞重生于这泥塑之身上？

我们流连于溪畔文创馆，各式摆件，眼花缭乱。这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艺术，有烟火的味道，饱蘸着人的灵气。陶罐的泥土之骨骼，让它有了天然亲切感；青山绿水的肌理，让它又有了温润色调。这些陶土是生活的，也是艺术的，质朴与典雅集于一身，毫不违和。海土烧制的陶器质地坚硬又轻盈，密封性好，透气性强。拿来做容器，有保鲜的好处，盛东西不容易受潮，亦不易霉变。拿来作壁上观的艺术品，美观大方，真可谓既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除了生活日用品皿之外，岭畔陶土还制作成陈设仪器，甚至用于建筑材料等。这些粗犷的、精细的、实用的、观赏的世间好物，都归于大地母亲的赐予。

脚下的这片土地，坚硬、沉默、单调、平平无奇。是水赋予了它的灵动，它的“七十二变”依赖的是水的成全。水柔软了它们的粗糙坚硬，也赋予了它们的千变万化。而工匠们的殷殷匠心催化了水与土浑然天成的交融。但是，如果水与土仅仅是相互虚与委蛇，如果它们没有经过烈火真火的考验，那一粒粒揉碎的泥土不会如此契合，更不会完整无间地接纳彼此，最终完成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新生。

沿着山道攀爬而上，古窑址位于蜘蛛山，故名蜘蛛山古窑，距今已经 1500 多年的历史。陶窑生产始于南朝，发展于隋唐，宋元时期达到鼎盛。这里出产的陶器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常客，它们漂洋过海，一路抵达东亚、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美名远扬。如今，窑洞内炉火早已寂寂，窑顶的榕树枝叶繁茂，鸟鸣啾啾。我们的脚步不自觉放慢，怕一不小心惊动了已经沉睡的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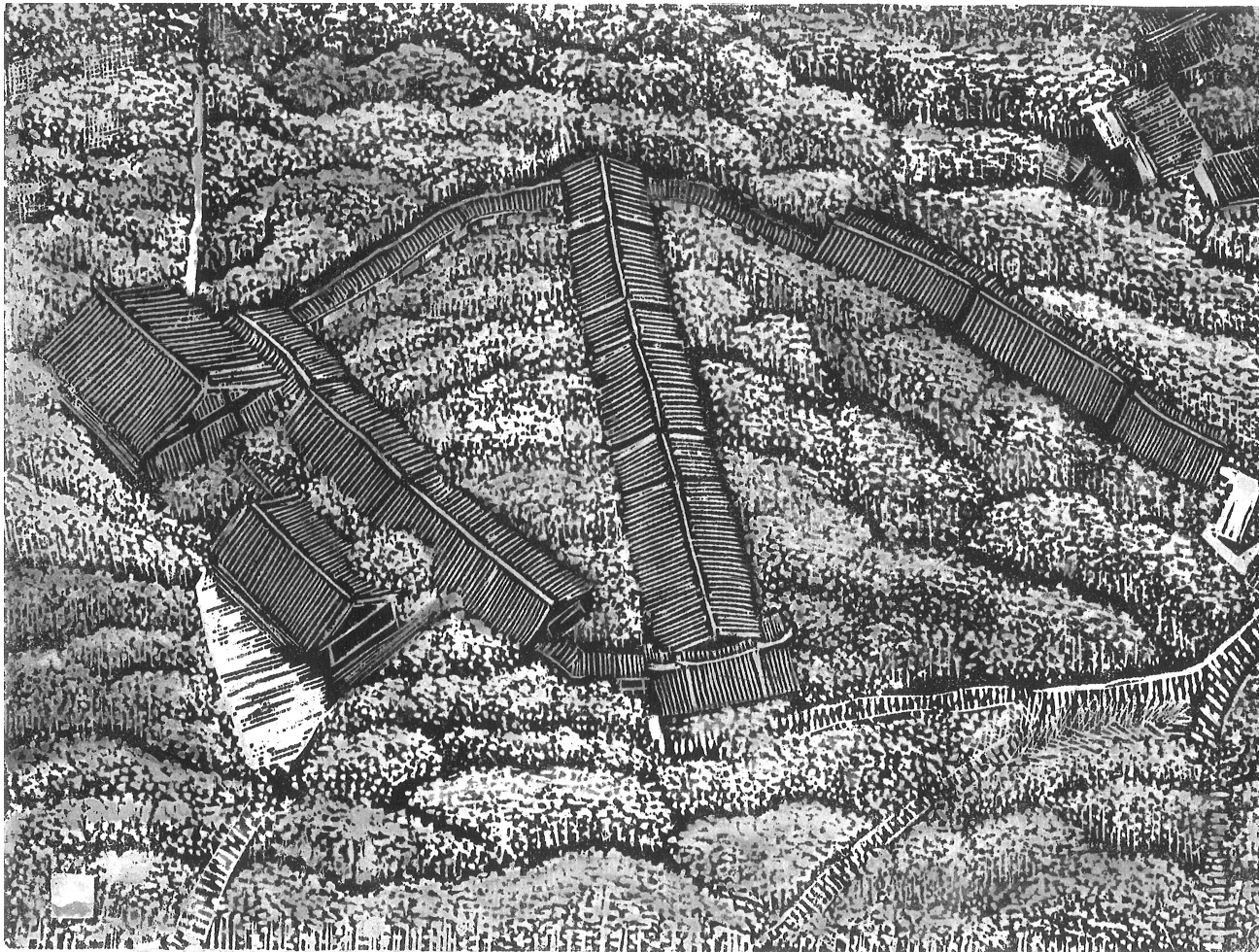
古窑的修缮保护非常用心，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窑建制特点，又加固修缮了窑身其他部件。古窑构造采用“龙窑”结构，沿山坡斜度而建，由窑头、窑身、窑尾、窑门、窑墙及底部的窑床构成，如同一只卧龙盘旋于山丘之上，颇有气势，从窑门洞伸头往里探，窑内黑黝黝，好奇者只得同意，猫身钻进半密封的窑洞，窑洞内外两重天，洞外秋日正燥，洞内幽凉爽意。从窑头自而上而下俯瞰，窑体内斜坡隧道，底部窑床呈阔面阶梯状，每一台阶，红砖围砌而成，方便放置隔离陶坯。

村里人说，此处冬暖夏凉，十几年前男女恋爱约会，村头村尾无处浪漫，寻了这幽会地，随身带张草席，或几张报纸，席地而坐或躺，你依我依，难舍难分。这倒是很应元代管道升的《我依词》的意境，“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看来这里的窑洞烈火不仅烧制过精致的陶瓷，也修炼过甜蜜的爱情。

孩童时期，家里厅堂曾挂了一幅无名氏画作《汲水少女》，清亮溪水，少女赤足，撩起裙摆，头肩斜顶一只陶瓮，背后远处的树林闪着晨曦的光芒，少女安静专注，陶的质朴沉稳衬出少女的天然纯情，这幅画在我脑海里留存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艺术对我最早的启蒙。后来，我欣赏到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的《汲水女》。画面中，少女怀抱橘色水罐，面容明亮，画家用大色块和富有激情的笔触，塑造出充满生命活力的劳动少女形象，与我年少时痴迷的水墨画不同色调，一个纯然静美，一个明朗青春，两位不同性情的少女，陶罐静静点缀于两幅不同的画面，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

纯美艺术与生活实用从来矛盾，中西文化审美在陶艺审美上出奇地一致，这似乎可以理解陶瓷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还有这岭畔的陶瓷文化生生不息的缘由了。

已然黄昏，夜色冉起。梅溪侧畔，万家灯火，倒影于溪流，灯河闪烁，照明了两岸，也照亮了我们返回的路程。



磁灶窑址（版画） 蔡建昌

冬来了，丝丝冬雨和着微风轻轻飘落，附着在小区的绿植上，滋润了的绿叶一下子舒展开来，鲜活亮丽。空气中散发着叶子香，淡淡甘草味伴有泥土芳香，特好闻。绿仿佛延伸出另一个界面——松弛感。地面覆盖着一层薄薄水气，升起一丝凉意。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声，鸟鸣声显得格外呢喃。虽已立冬，可这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的闽南小城，依旧层林尽染，秋色宜人。

昨夜听雨西窗下，初冬的第一场雨下得淅淅沥沥，屋檐的雨水碰撞着玻璃窗，叮咚叮咚响了一夜，微微的冷甚是舒服。

我关掉音乐，家安静了，在安静空间里，更能体会到初冬的舒然。感觉像是雨丝把自己藏在微风里，从门窗不邀而入，流动的凉意让人清爽。

坐在茶室，凉意轻抚着肌肤，细腻，温暖，质感静谧，空气仿佛有了颜色，如调酒师手中的那杯“红粉佳人”，粉嫩微醺。独处对我来说不难，从小就养成了习惯。

“布-谷，布-谷、布-谷”，不知从何处传来布谷鸟的鸣叫，远远的，悠悠的，顺着余音，闭眼聆听，空灵。在这高楼林立的商品房里能听到布谷鸟的声音，有点儿神奇。此刻，“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松弛感悄然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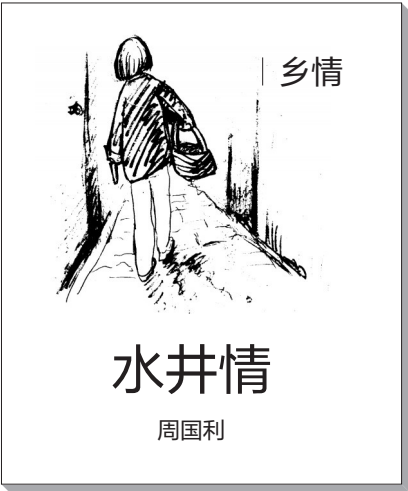
“偷？”我眨眨眼，自问自答，“这不是自然而然生活状态吗？这一刻，只能过这下一刻生活内容，不是吗？何来‘偷’之意？”茶壶里的水沸腾了，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水蒸气冒出的白气凝成一团小小雾气，它散发出来的暖，让心更平静了许多，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来形容，最直白不过。



梁子

拿出白瓷小茶盘，严格来讲，这不算个完整的白瓷茶盘，因茶盘面在一次清洗时不小心碰了个裂痕，只剩下茶船。它是我的宝贝，有着不寻常意义，就把茶船当茶盘用。若没有过去对比，现在它就是完整的茶盘。这是个上等白瓷，厚薄适宜、釉面质量非常好！浮雕龙若隐若现，细看时，两条游龙戏珠活灵活现，简单清雅。在生活品位上我不讲究，准确地说，我曾经追求浪漫，但不擅长讲究，特别在家的布置和生活用品购置上天生迟钝，没有整体购物的概念，使我最后放弃了对浪漫的追求，回归生活简单化。

茶具没有一套是完整的，连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是一式一样的。茶海是紫砂的，盖碗、茶漏是白瓷的，茶杯更是随心所欲，在茶具摆设上没有任何品鉴艺术。虽然杂乱无章、不协调，但似乎在茶盘上一摆，就



周国利

提，一桶清凉的、闪闪发光的井水就提上来，悠悠地担回家。井台周围始终是湿漉漉的，湿润而干净。

老井分布在村子的中央、路口、街道拐角。不仅是乡亲们打水、洗衣服、淘米洗菜的地方，也是老老少少吃饭、闲谈的理想场所。夏季麦收农忙时，劳作了一天，一身大汗的老乡回到村里，随意地停靠在一口老井



余子艺

畅快淋漓。不过，为了加深记忆，我有时候会绕行几圈，试图将两个公园的花草也带进故事里。这些无声的点缀，让民生故事多了更加生动的色彩。看得出来，榕城旧貌换了新颜：古榕树依然壮美秀丽，花木葱茏，苍翠成荫，特色古建筑与现代林立的高楼错落有致，落落大方，把福州城市的夜装点得靓丽光鲜……凡此种种，谁能不爱？

更多的时候，我会沿着北大路往前走，穿过热闹非凡的达明美食街。夜晚，那里

能在琐碎与杂乱中显出另一种清凉而广阔的天地，恰似“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茶叶，更是不讲究，喝的是闽南人家喻户晓的三印水仙，喜欢它不仅合口味，还有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且契合我们的饮食习惯。

沸开的水冲泡着盖碗中的茶，香气从翻滚茶叶中溢出。一股浓厚炭火香顺着热气扑鼻而来，岩韵涌现时带着淡淡茉莉花香。此香地道，迷人。

杯中茶汤橙红明亮，入口醇和柔顺，尾调清甜且回甘明显，七泡仍有余香。放下茶杯，剥开一粒龙眼干入口，果甜土马调和茶汤之浓烈，缓解口腔茶醉之意。

看似独处一室的时光，瞬间欢愉起来。满桌茶配是姑娘们的所好。用纯儿的话说：“老师，我们一人带一点，你就吃不完了。”卿儿也说：“在家吃不出这里的味道。”

确实如此，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光，喝的不仅是一杯茶，吃的也不仅是茶配，而是温暖的情愫。在她们笑着喊“七情六欲只剩食欲”的口号下，把茶配从咸的、甜的、香的整了个遍，特别是敏儿还时常下厨做她们安徽老家的特色小吃来配茶。而饼干、龙眼干、花生则是固定的茶配。你可以想象一下：凉凉的初冬、甜甜的眼干、浓浓的三印茶，这三者在食欲中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松弛感的温暖与愉悦在味蕾中是不足达到顶端了！

借用林清玄《清欢》的选段，愿我们在明净冬日里，以清欢抵寒意，“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

以松弛心过冬吧，温柔待己，温暖日常，不负人间朝暮。

旁边，借一个水桶打井水上来，往肚里咕咚咕咚地灌一气，清爽甘冽的井水把暑气完全扑灭，痛快地打个咯，再撩几把水洗洗脸，再悠然踱步回家。傍晚，炊烟袅袅，老少爷们端着大瓷碗，出门聚集在井台上，喝着黏稠香甜的玉米糝儿粥、大馒头就萝卜咸菜，谈古说今、农事庄稼、家长里短，直聊到月上树梢，蛐蛐鸣叫，才意犹未尽离开井台。

6年前，我在老家拥有了自己的小院子。母亲闻讯专门提醒：打一口小水井啊，用起来方便。正合我意，专门请人在院子角落打了一口几十米深、装一台水泵的小水井。从此，院子里几十株花花草草、一个养鱼的大黑陶盆、老人妻女洗衣洗菜的水桶，都可以使用一股撒欢的井水，看着都心花怒放。

如今，晋江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由晋江的水井想到故乡的老井和自家院子的小水井，我感觉生活里有一股汨汨流淌的井水，充满生机与活力。轻松地在井旁忙碌、洗衣洗菜、浇花灌草，孩子们在井边肆意地游戏，仿佛流出的不仅是清凉井水，还是单纯、醇厚农家生活画面和味道。花甲之年，仍然每次看到井台，触摸到清凉的井水，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股眷恋。清凉的井水会一直在心里流淌，清幽、温馨、纯洁，源远流长，永不干涸。

人如潮涌，我不禁感慨于一座城市的活力。这个时候，我会感觉到，自己已经读到了一本书里的精彩篇章，便会忍不住再往下细读。

翻页过后，我走到了三坊七巷，也走进了故事的深处。走街串巷，在这里有了直观的映照，但你绝不会受困于城市的喧嚣，而是在随处可撷取的历史片段后，得到心灵的宁静、生命的安放。于我而言，就是在夜晚读到书中故事后的启发和感悟。沈葆楨、严复、林觉民、冰心……在这些书页里，留下了充满意蕴的文字，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直到南后街上那棵心形的榕树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猛然感觉到，自己似乎参透了这本书的内涵。在榕城的夜里，绿意更像是一道光，洋溢着阵阵清凉，也滚动着盈盈希望。

据说，北宋年间，福州知州张伯玉倡导“编户植榕”，多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是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多种树，不能让老百姓挨晒。”这是多么具体又实在的亲民之举啊。

心中有人民，城市更闪亮。在夜晚的榕城，我看到了市民在乐业的同时，享受着安居的舒适与松弛。如此美妙的城市之夜，难道不值得我们反复吟诵、镌刻入心吗？



行吟晋江(四首)

尹继雄

遗址讲解员

在围头。他把祖辈的故事一遍遍讲述
给生锈的海岸炮听
给沉默的地下坑道听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搬运、填装
战争的词语
发射一串串炮声、硝烟、血
许多时候
他更想一个字也不说
只是迎着朝阳
和海风
对着走进遗址的人微笑
看着他们满意带走
一张张与遗址的合影

毓秀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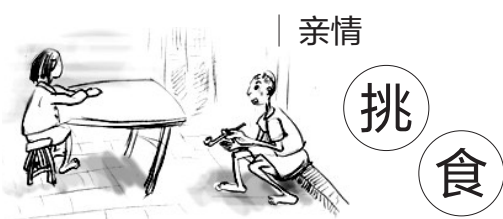
像一枚勋章。至今
没有完工
一直被海风、苔藓
和锈蚀的弹孔
刻制
又如一部忏悔录
经过的每一个人
都在书写
那空出的部分
提醒着眼前的大海

东石古寨

丹心石
在鸥翅下操练飞翔
练习场是一大块蓝格子布
我们是一群被蓝格入的
背景。随性，灵动
在一块石头边模仿波浪
一次次流动
大海有了更远的视力
一种力量在其间生生，不息

施琅像

靖海侯。站在街口海边
望向一面巨大的海域
似有了心愿
随时还会从镜面上跃起
春光里，拄一柄利剑，大将军
在礁石上立成一座岛屿
“但愿海波平……”
他还与风和云交换着消息
与光和影
丈量大海的距离



杨菊华

这学期，为了孩子的早餐能吃得更健康营养，我坚持早起为他准备。发现他不爱吃水煮蛋，每次吃时都蹙着眉，迟迟不愿张口。怕他蒙混过关，我好几次把蛋剥好，放到他眼前，紧紧盯着，眼神里透出不容拒绝的威严。

那天早晨，我一遍遍催促，甚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怒吼：“你必须吃！吸收蛋白质对身体好！”继而威胁道：“今天不吃了这颗鸡蛋，你就别想出门，学也别上了！”

孩子转身回了厨房。我以为他妥协了，等我去收拾时，却发现他并未吃。他用他的方式反抗着我。他假装吃了鸡蛋，却在餐桌上、餐桌下、垃圾桶里和灶台旁边，都留下了捏碎“分尸”的残骸。只看一眼，我就知道，他终究没吃下那颗蛋。

望着那片狼藉，愤怒瞬间填满我的心，嘴里絮絮叨叨说着气话，恨不得把他抓回来揍一顿。老公安慰我，不吃就不吃，难道你小时候不挑食吗？小孩子不都这样吗？我愣了一下。我小时候挑食吗？挑的，而且很厉害。本想怼他几句，觉得他和儿子一样不体谅我的苦心，那口气却一下子泄了。我笑着反驳两句：“我小时候才不挑食呢，我很好养活的。”

有些久远的事，自己本已忘记，但记忆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唤醒。

那年夏天，母亲出了远门，家中只有我和父亲。那是我与他为数不多的独处时光。

一天中午，父亲干完农活回家，煮了咸米饭，里面拌了些萝卜丝。我那时挑食，不吃萝卜。但因与父亲相处甚少，加上他寡言少语，我心里怕他，不敢明说，只低着头，任凭委屈的眼泪一滴一滴落进碗里。父亲盛好饭，就大口吃起来。等他起身盛第二碗时，才发现我一动不动。我听说不吃萝卜，他伸过碗来：“来，不吃的挑到我碗里。不喜吃，就不吃好了。”

我怯生生地说：“米饭里还有萝卜的味道……”声音越说越小，自己都听不见。父亲没多说，起身打开橱柜，拿出一块大饼递过来：“下次不吃早点告诉我。这顿先吃饼垫垫吧。”

如今，面对自己孩子的挑食，我却急于纠正，急于让他遵循我认为健康的方式。我几乎忘了，父亲曾给予我的那份理解与包容，是何等珍贵。

或许是生活的快节奏让我浮躁；或许是我太担忧他的成长，反而忽略了他内心的感受。对父亲的回忆，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的焦灼。

孩子放学回家，我没再提早上吃鸡蛋的事情。晚餐时，我轻声问他为什么不爱吃水煮蛋。他犹豫了一下，小声告诉我，我觉得水煮蛋没有味道。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反驳，只是点点头：“那我们一块想想办法，看怎么让它变得好吃一点。”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全部奥妙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理解与包容，便是爱护的最好方式。我知道，我正在学习，像父亲当年待我一样，去对待我的孩子——爱不仅仅是给予，更是理解与包容。